



五代连登科 青史美名传

◎潘来奎

近来,到昌乐县营丘镇采访,在山东姜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看到了这样一幅字画,上面有诗内容为:“古树歌枝二百年,今朝含苞吐新颜。一门五代连登科,流芳青史美名传。文昌重返吉祥地,宏业中兴读新篇。万紫千红满园春,根深叶茂花果繁。”跋的内容为:“黎家古有一门五世七进士之荣耀,今又(有)诸才俊考取清华北大南开人大等名校之美谈,可喜可贺。振海诗振华诞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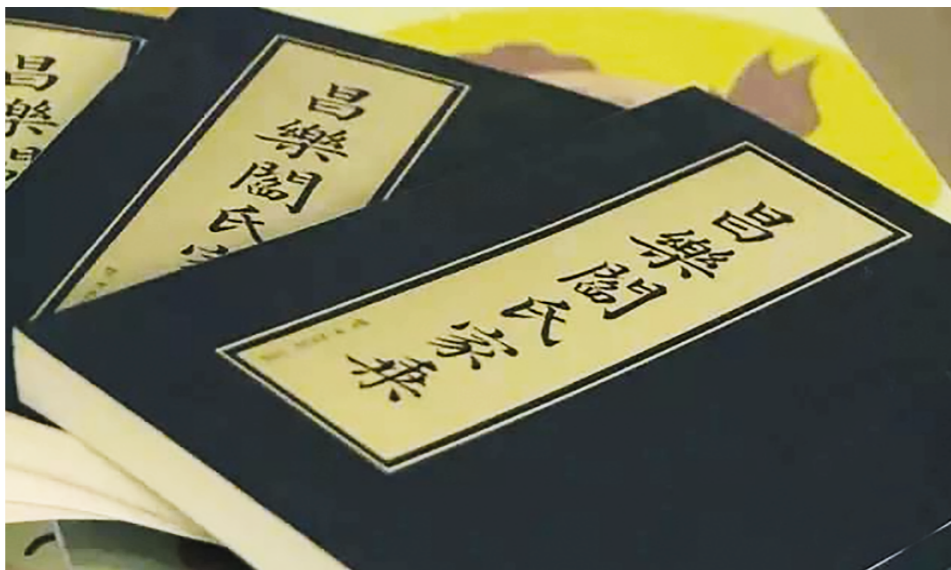
询问得知,诗中所提的是白浪水库西南岸的黎家村。“一门五代连登科”说的是从清朝康熙到嘉庆年间,连续五代考中七名进士,他们分别是阎世绳和他的儿子阎愉,阎愉的儿子阎廷信和孙子阎循琦,阎循琦的堂弟阎循观和他的两个儿子阎学淳、阎学海,被誉为“一代尚书府,七世科第家”。在昌乐发展史上,阎氏家族那可是明清时代远近闻名的官宦世家、书香门第。没想到,阎氏五世七进士的故事,竟还与黎家村有关。

白浪河,不仅孕育了两岸秀美风光,更哺育了千千万万的子孙儿郎。千百年来,先人择水而居,繁衍生息,遂有了古北海、古潍州、老潍县、今潍坊,造就了沿河独特的地域文化,留下了许多故事和遗迹。经多方打听,我们联系到了题跋的人——黎家村村民,潍坊市民间文学研究会会长张振海,听他讲讲阎氏家族与黎家村的故事。

相传,周初武王封尚父(姜子牙)为齐侯,建都营丘,黎家村正处中都腹地。元仁宗延祐元年(1314年)黎姓始居,故名黎家。自建村以来,黎家村秉持忠孝为本,才俊辈出。尤其是在清代,昌乐阎氏五世七进士与该村有很大的渊源,成就一段佳话。

作为阎氏家族的杰出代表,阎世绳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。他在三岁时便失去了父亲,随母亲颠沛流离。然而,困境并未消磨他对知识的渴望,反而激发了他更加勤奋地求学。十七岁府考及入学均为第一名。十九岁时,娶青州状元赵秉忠侄孙女为妻。清康熙十五年(1676年)考中进士。步入仕途后,他一步步为营,一路升至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修撰,并参与了重要典籍的编纂工作。

休致归里后,阎世绳并未安于世外桃源般的闲适,而是致力于振兴家乡教育事业。他在昌乐城东建造文昌阁魁星楼,阁下设



《昌乐阎氏家乘》(资料图片)。

“敬业堂”教授子孙。据《昌乐县志》记载,其所建“义学二区”为昌乐最早的书院,对振兴昌乐文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阎世绳对后代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与子孙们一道,以博大精深的学问和严肃认真的态度,花费40多年时间,编写了昌乐第一部阎氏族谱——《阎氏家乘》。《阎氏家乘》拜墓碣而阅名字,访宗老而辨分支,于康熙五十三年(1714年)完成。《阎氏家乘》先之以世系图,记,继之以志传家训,其谱例之完善堪与宋代欧阳氏、苏氏及清代法氏、纪氏谱牒相媲美。

继阎世绳成为阎氏首个进士后,其长子阎愉于康熙三十五年(1696年)山东乡试考得解元,康熙三十九年(1700年)中进士,钦点翰林院庶吉士,后到湖州府任长兴县知县。后来因病回归故里。回到家乡的阎愉将父亲建造的敬业堂修葺一新,继承先辈遗志,开办学堂,兴学讲学。

阎愉的儿子阎廷信,字汝贞,雍正二年(1724年)考取进士。乾隆十一年(1746年),阎廷信到广西宾州任职,两年后积劳成疾,卒于官任。

阎廷信的儿子阎循琦自幼聪敏过人,乾隆三年(1738年)中举人,乾隆七年(1742

年)中进士,初仕为工部主事,曾负责监督故宫三大殿的修缮工程。在京为官的三十余年间,他因卓越政绩和高尚品德而声名显赫。

阎循观,字怀庭,号伊蒿,是阎愉的儿子阎廷信之子。他自幼聪慧,却命运多舛。六岁的时候父亲去世,十一岁时母亲又因病离世。作为孝子的阎循观以“辅草苦,枕土块”为母亲守孝,后由伯父阎廷信抚养长大。

乾隆七年,阎循观考中举人,后讲学于麓台书院。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,礼部在京举行会试,谙熟经史子集的阎循观在大家推荐下参加了考试。其考卷深得阅卷官卢文弼的赏识,其他阅卷官也都赞叹不已,遂推荐“堂堂第一”。然会试主司刘统勋(刘墉之父)没有采纳。这次会试,阎循观虽然未中进士,但才华与名声已闻达京师。

深受打击的阎循观一度无意科举,于是回到麓台书院,又开始了讲学生涯。

麓台书院系明朝进士刘应节所建,到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,算得上是齐鲁大地上最著名的书院之一。它坐落在风景秀丽的浮烟山东麓。书院因麓台而得名。麓台,相传为汉公弘墓,台高约7米,占地400多平方



麓台旧址(资料图片)。

米,日暮时烟云缭绕,似身临瑶台仙境。台南有元代状元张起岩《麓台秋月》诗碑。“麓台秋月”在元代就是潍州八景之一。浮烟山自古就是山左北海名士修身养性、读书论经的宝胜胜地,阎循观到麓台书院后募捐集腋,修葺房屋,扩建书院,时可容学子百人以上。书院又置学田数十亩,供贫苦学子生活之需。歉收之年,师生以学田收获的黄豆、地瓜糊口。可以说,麓台书院造就了阎循观的功名,阎循观把麓台书院打造成了闻名省内外外的学府。

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,在他人的苦劝下,阎循观又进京赶考。这一年,正巧卢文弼仍然任阅卷官。据说,揭榜时,官员唱至第九名,发现是阎循观,激动地对大家说:“当年卢某为其抱卷流涕的阎循观这次真考中了,我们可以为他鼓掌了!”大堂里响起了一片掌声。阎循观还受到了皇帝的接见。乾隆皇帝询问了他的家世后,乃知阎循观之曾祖父阎世绳曾任皇子讲官,阎循观之祖父是阎愉,阎循观之从兄是阎循琦。乾隆皇帝非常欣赏这位新科进士,授授其为吏部考功司主事。

阎循观做官时严格要求自己,对每件事情“必详核,准情酌理而后定稿,决不随

方就圆”。他办事十分廉洁,出差时“自带麦饼”以防“因食误公”。他的这些做法,当然不能吻合当时的社会风气。为官仅3年,他便因病告归,重返麓台书院。阎循观与韩梦周并称“山左二巨儒”,事迹载于《清史稿·儒林传》。

阎家五世七进士,达到了家族鼎盛时期。七位进士的故事相互独立又连续成篇,并与康熙、乾隆、纪晓岚、刘墉、陈官俊、陈介祺、郑板桥、韩梦周等人物或家族相互交叉,在家族文化教育、为官勤政、廉政、爱民和著书立说等方面留下一系列美谈。

到最后,再说说阎氏家族与黎家村的渊源。阎愉告老还乡后迁居黎家村,开启了黎家村阎氏的家族历史。据阎氏家谱记载,阎家七进士中,阎世绳、阎愉、阎学淳去世后葬于昌乐县城,阎廷信、阎循琦、阎循观、阎学海去世后,均葬于黎家村。如今,在黎家村村北的农田里尚有两座坟墓,据说一座是阎廷信的,另一座是阎循琦的,坟前栽有青松,原来是有石碑的,目前只残留碑座。

如今的黎家村,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,村民齐心,共谋发展,描绘出一幅欣欣向荣的和谐画卷。

文物会说话

遇见青瓷

◎崔斌 文/图

与青瓷的相逢,大多是在博物馆里。走在青州博物馆的陶瓷展厅,于陶瓷的丛林里穿行,身边掠过各个时代、不同窑炉的青瓷,竟然一时恍惚,不知青瓷是我们眼中恒久的风景,抑或我们只是其身旁匆匆的过客。

青瓷从商代中期开始出现,东汉时期成熟。五代到北宋,人们烧制青瓷的技术更趋成熟,胎壁薄而坚硬,质地坚实、细密。北宋后期到南宋,碧玉般的厚釉瓷出现了。元后期,青瓷的生产陷入衰退。至清代,窑场大多衰微,青瓷慢慢没落了。新中国成立后,专业人士全面研究开发青瓷,濒临失传的青瓷制作工艺得到了传承和发展。

青瓷,经工匠们在窑炉里烧制,出炉后被拣选出来,才走进了殿堂、寺院、庭院、屋舍、陵寝,开始了它们在人间间的漫游、流转。它们“投胎”到人世间的不同地方,站立在不同的位置,被人们起名为碗、盘、壶、罐、尊、盏、卮、簋、灯、豆、杯、盂……也许它们自己也不清楚,为什么同样的土做的骨肉形成的个体却千差万别,命运殊途:有的青瓷被端上了餐桌,盛放着美味佳肴,琼浆玉液;有的青瓷化身茶具,在水和茶叶的互动里浸染了满腹茶香;有的青瓷贮藏着粮食蔬菜,承载着人们丰收温饱的梦想;有的青瓷被敬奉在高堂之上,连接着人们跟祖先的情感。

青瓷被人们赋予了属性。若身在殿堂庙宇,它们被称作礼器;若身在酒宴、餐台,它们被唤作酒具、餐具、茶具;若身在厨房,它们被叫作厨具、容器。

历代人喜欢青瓷,大约是因为青瓷“青如玉,明如镜,声如磬”。

我想很多人会和我一样,对青瓷的这个“青”大惑不解。印象中的“青”,应该是青绿色,这个认识,会让人在寻找青瓷的青色时摸不着头脑。

青州博物馆的宋代耀州窑印花碗,出自龙兴寺遗址,碗心模印缠枝菊花纹,外壁剔刻菊瓣纹图案,通体施青釉,釉色青中泛黄,釉面均净。那色彩里几乎看不到绿色的踪迹。隋代青釉盘口四系壶,颈部收细,饰两层凸棱纹,肩部饰复式四系,其下饰一周高弦纹。釉呈浅绿色,施釉不及底,局部有垂釉现象。胎体坚硬,呈淡红色。那釉色里面,想看清绿色也十分困难。一件件的青瓷文物看过去,竟然没有几件符合心目中青色的标准。是人眼光的问题,还是青瓷的问题?

这,好像还得问问青瓷。

青瓷之美,美在其色。



南宋龙泉窑斗笠碗。



宋代耀州窑印花碗。

青瓷,从创烧开始可能就是美丽的“错误”。人们本不想烧出那颜色来。匠人们在坯体上施以釉料,却难以调控其中铁和微量元素的比例,瓷还在还原焰中烧制完成,出来了多变的“青”。成品瓷有的偏红色,有的黄色多一些,有的白色更明显,有的绿色为主体,这“青瓷”也就成了花花绿绿的。

“明如镜”,是对青瓷“相”的表述。

古人非常推崇玉,《诗经》曰:“言念君子,温其如玉。”孔子曰:“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。”君子性情温,风貌润,与良玉之美相契合。青瓷的品相与玉相近,青瓷也受到君子的喜爱。

青州博物馆的元明之间龙泉窑青釉印花高柄盏,上部为菱花口钵形盛器,下部为高柄把形器足。这青釉盏竟然显现出一些墨玉的气息,明丽,通透,纯粹,空灵。宋代影青小水盂,光洁莹润,如玉一般。

青瓷的“声如磬”,显然不好亲自测试,

但可以从外观上去推断。青州博物馆收藏的宋代影青高足碗和影青罐,造型小巧,碗身匀称轻薄,若轻轻敲击,应当会发出悦耳如磬的声音。

青瓷在历史的大川中分流演变,终于有了南北之分,两地青瓷各有千秋。南方的青瓷胎质一般坚硬细腻,呈淡灰色,釉色晶莹纯净,可谓“类冰似玉”。北方青瓷胎体厚重,玻璃质感强,流动性大,釉面有细密的开片,釉色青中泛黄。

不管是哪种青瓷,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。

早期的青瓷显然是无心插柳之举,古人尚不能控制瓷的颜色,但自然界普遍存在的铁元素将原始瓷器不经意地染青。可以想见古人在瓷器烧造中偶得的兴奋,大自然真是神奇,当一件不一样的青瓷诞生,人们会不禁欢呼起来。但同时,这样的“青”也是难以预知和创作的,当含铁量时高时低,最终成色全靠天定的现实让工匠们烦

的定义。有专家说:青是一种似蓝非蓝,似绿非绿的中间色。天青是有点偏灰的青色,中间色柔美大气,给人自由的遐想空间。

静心冥想,青瓷的颜色,来自无心的发现;青瓷的升华造化,又求助于自然的馈赠。“如蔚蓝落日之天,远山晚翠;湛碧平湖之水,浅草初春”,这些色彩无疑是来自自然之中。

青釉的美学追求,从一开始就包含了广泛的大众因素。青色是自然界中极为悦目的颜色,不矫揉造作,不分地域广泛存在。青色专注地反映着自然界的生机勃勃,寒来暑往,年复一年地演绎着生命的顽强。古人在观察青色的美丽之余,赋予了青色生命,让其在陶器大戏中担纲主角,领衔主唱。

中国古代制瓷,在釉色方面,素有崇尚青色的传统。

青瓷的深沉、幽静,含蓄正契合历代心胸旷达、隐忍超脱之人的情趣,青瓷是他们恬淡闲适生活的良伴。“道器合一”是青瓷的理想美学追求,与儒家的“文质”关系不谋而合。

青瓷之美,美在其境。青瓷静默成景,却又意境深远。

与其说名窑创造了青瓷,不如说青瓷成就了名窑。唐代越窑、宋代官窑、汝窑、龙泉窑、耀州窑等,都属于青瓷系统。

在宋代最被推崇的五大名窑中,除定窑以刻花、印花见长,其他几个窑口的产品则不重装饰。青瓷的装饰也是含蓄内敛的,那就是自然的釉面开片。开片纹,利用了胎釉收缩系数的不同,在烧炼中,釉表面产生龟裂现象。相对于堆塑、绘制、模印等手段,开片显然更天然、更低调。遥想那时,窑炉停火,自然降温,窑工在炉边静听,瓷器正在“啾啾”轻响,出炉之后,开片惊艳了众人。青州博物馆的青釉莲花罐、青釉莲瓣碗都有美丽的开片纹样。

此番审美思想,令人想起曹操“捉刀代笔”的典故。曹操要接见匈奴使者,因为感觉自身气派不足,不足以震慑威服远国,便让身材挺拔的崔琰换装代替自己接见使者,自己则伪装成侍卫持刀立于床榻前。之后,曹操派出间谍打探使者的印象,使者回答“床头捉刀人乃真英雄”。青瓷就是这样脱俗出众。

“自古陶重青品”,清朝蓝浦曾在《景德镇陶录》一书中这样总结。青瓷在古往今来的各色瓷器中,无疑是默默无闻的魁首。

青瓷,君子之瓷。